

GAODENG JIAOYU
YANJIU DE GUOJIADUI

高等教育研究的 国家队

——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
40年的研究贡献



刘海峰 史秋衡 ◎主编



厦门大学出版社
XIAMEN UNIVERSITY PRESS

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厦门大学
哲学社会科学繁荣计划
2011—2021

高等教育研究的国家队

——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
40年的研究贡献



■ 刘海峰 史秋衡 ◎主编



厦门大学出版社
XIAMEN UNIVERSITY PRESS

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高等教育研究的国家队：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 40 年的研究贡献 / 刘海峰，史秋衡主编. —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8.5

ISBN 978-7-5615-6959-7

I. ①高… II. ①刘… ②史… III. ①教育科学-研究院-概况-厦门-1978—2018

IV. ①G40-242.57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86435 号

出 版 人 郑文礼

责任编辑 曾妍妍

封面设计 蒋卓群

技术编辑 朱 楷

出版发行 厦门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厦门市软件园二期望海路 39 号

邮政编码 361008

总 编 办 0592-2182177 0592-2181406(传真)

营销中心 0592-2184458 0592-2181365

网 址 <http://www.xmupress.com>

邮 箱 xmup@xmupress.com

印 刷 厦门市金凯龙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87mm×1092mm 1/16

印张 11.75

插页 1

字数 200 千字

版次 2018 年 5 月第 1 版

印次 201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50.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寄承印厂调换



厦门大学出版社
微信二维码



厦门大学出版社
微博二维码

序

刘海峰

在体育竞赛方面,大家都知道有校队、县市队、省队、国家队等不同层次的运动员队伍。在学术研究方面,其实也有些类似,也存在着不同层次的队伍。我认为,在一定意义上,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可以称之为高等教育研究的国家队。

自从1978年潘懋元先生创建中国第一个高等教育专门研究机构——厦门大学高等教育研究室以来,经过逐步发展,1984年由教育部批准设立厦门大学高等教育科学研究所,2004年扩展为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尽管拓宽了学科平台,但本院始终坚持以高等教育为主要的研究方向,形成了鲜明的特色。

只经过10年时间,厦门大学高等教育学科就于1988年被批准为首批国家重点学科,当时教育学只有北京师范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各两个二级学科的国家重点学科,加上厦门大学的高等教育学,全国教育学只有5个国家重点学科,可以看作是当时的教育研究国家队。之后30年来,全国高等教育研究蓬勃发展,厦门大学的高等教育研究不再是一枝独秀,但始终还是处在前列,至少在部分领域仍然处于国内领先地位。

要成为学术研究方面的国家队,首先是要志存高远,有国家队的意识。现在人们常说社会科学研究应该“顶天立地”,所谓顶天,在教育方面就是要为国家的顶层改革作高层次的决策咨询,提供高水平的理论支撑。所谓立地,就是研究要接地气,要立足地方和基层,为地方和学校提供社会服务。立地比较容易,大部分教师也都做过地方或学校委托的课题。顶天的项目

或为国家服务的决策咨询则较难,因为走上层路线的机会毕竟较少,没有真正拿得出手的真功夫,是很难在高层行走的。在偏居东南的厦门,只有成为国家教育改革离不开的研究力量,国家教育的改革决策才会舍近求远,比请北京的学者麻烦许多请厦大的学者参加。

其次,是要起国家队的的作用、做出国家队的贡献,方得称之为国家队。我觉得这包括具有原创性的学术贡献、产出标志性成果、获得国家级的奖项。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影响最大的是创立高等教育学科,其次是创立了科举学等。本院在最近三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人文社会科学)奖的评选中获4项一等奖,也是近三届全国教育学研究与教学机构获该奖项一等奖最多的单位。加上2012年获得的第六届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一等奖,近10年来厦门大学文科最重要的5项科研优秀成果奖皆产出在本院,其中4项是高等教育考试研究方面的成果。

在当今重视决策咨询的时代,如何为教育决策咨询服务已经成为一个研究机构的重要任务。中国古话有“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的说法,所谓帝王,便代表传统社会的国家社稷。作为教育部直属高校中的科研机构,教师为国家服务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的教师,为国家和教育部司局提供了一系列的咨询报告,其中既有获得国家领导、教育部长批示的成果,更有获得教育部司局采纳的咨询报告,还有为地方教育行政部门做的研究报告。因此,2017年,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被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机构评选为中国核心智库之一。本院教师在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国家教育考试指导委员会、全国“双一流”建设专家委员会这些国家级的教育决策咨询机构中都占有一席之地,也为“高等教育研究的国家队”之说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2016年10月16日,教育部长陈宝生同志莅临本院视察调研,我代表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所作的工作汇报用的正标题,即“高等教育研究与决策咨询的国家队”。厦大校领导之所以会安排陈部长来本院视察,也就是因为本院在近年来产出了一系列高水平的研究成果,并为国家教育改革提供了重要的决策咨询,有拿得出手的硬实力可以呈现。发表几篇论文,做一些一般的课题,争取一些科研经费,这是大部分大学一般院系或研究机构都能做也必须做的事情。但产出具有高显示度的标志性成果,为国家改革顶层设计做出贡献,就不是那么容易的事了。有为才能有位,只有生产出拳头产

品,才能让成果说话,才有称之为“高等教育研究国家队”的底气。

本书将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 40 年来学术贡献中最重要的方面呈现出来。但限于时间促迫等原因,还有部分内容没有收进来。另外,本院教师曾获得过国家教学成果奖一等奖、二等奖多项;培养毕业的博士中,有两位曾获得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奖,在全国教育学界位列所有高校中并列第三名。这也是本院与科研相关的人才培养的亮点,因此本书还包括 1 篇国家级优秀教学成果奖一等奖的介绍和 2 篇全国百篇优秀博士学位论文的介绍。

2018 年 5 月 8 日

目 录

高等教育学科的开创

关于高等教育学科建设的反思	003
现代高等教育思想的演变	
——从 20 世纪至 21 世纪初期	024
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人才培养与教学改革咨询	041

001

高等教育考试研究

科举学的创立	067
高考改革的系统研究	083

高校分类设置设计与大学生学情研究

回归学生主体:高等教育质量与国家大学生学情研究	101
全国高校分类设置设计研究:把握国家政策重大议题的时机	120

中外合作办学研究

中外合作办学研究国家级智库平台	141
-----------------------	-----

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

教育产权与现代大学制度构建的相关性研究	149
中国历史上的“高考移民”:清代科举冒籍研究	167

高等教育学科的开创



关于高等教育学科建设的反思

潘懋元

我从事高等教育理论研究,如果自20世纪50年代算起,至今已约60个年头;但由于“文革”期间被迫中断,到70年代末才重新开始,再次建议创建高等教育学新学科。当年,赴各地高校做有关高等教育基本理论的报告,并被整理成《高等教育学讲座》,于1983年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主编第一部《高等教育学》(上、下两卷),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和福建教育出版社联合于1984年和1985年出版,至今已约30年。在这两本书的前言中,我都申明“初生之物,其形必丑”,只是作为建立高等教育学新学科迈开第一步的“引玉之砖”。可喜的是,30年来,中国高等教育理论研究发展很快,队伍壮大,成果丰硕,有人甚至认为其是当今“显学”之一。30年来,我虽陆续主编过《新编高等教育学》《高等学校教学原理与方法》《多学科观点的高等教育研究》等几本基本理论著作。但身不由己地将主要的时间、精力用在对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现实问题的研究上,特别是对高等教育体制改革、高等教育大众化、民办高等教育、高等职业技术教育以及应用型本科院校建设等问题的研究上。对于高等教育学科建设的基本理论问题,我只在对研究生授课和课内外讨论时有所探讨。感谢《中国教育科学》的约稿,推动我对高等教育学科建设若干基本问题进行了以下一些反思。



一、高等教育学研究对象的基本特点、基本概念辨析

(一)基本特点辨析

任何一门学科,都应有其独特的研究对象。高等教育学的研究对象,不言而喻,就是高等教育。高等教育具有什么特点,是建立这门新学科所要明确的前提。

探析高等教育特点的切入点,应当是从高等教育同普通教育(中小学基础教育)的不同点进行分析。高等教育具有不同于普通教育的特点,才有必要建立一门不同于以普通教育为研究对象的“教育学”的新学科。

我在1957年最早发表的一篇文章《高等教育专业问题在教育学上的重要地位》以及《高等学校教育学讲义》我所执笔撰写的前言和第一章中,都明确地提出了高等教育的两个基本特点:其一,高等教育是建立在普通教育基础上的专业性教育,以培养专门人才为教育目标;其二,一般全日制普通本科学生年龄是20岁左右的青年,他们的身心发展已趋于成熟;他们既不同于身心发展尚未成熟的儿童、少年,也不同于身心发展已经成熟的成人。必须根据他们的年龄特征进行教育。第一个特点表述的是高等教育的本质属性,可以作为高等教育这一概念的界定,即“高等教育是建立在普通教育基础上的专业性教育”;第二个特点只能作为高等教育固有的一般属性,是高等教育工作所应重视的特点。

今天,高等教育这一界定和两个特点,在国内已得到普遍认同。但是,并不是没有某些需要讨论的不同意见。

关于第一特点,有人提出中专、中职、职业高中以及技工学校的教育,也是建立在普通教育基础上的专业性教育,是不是也应该算作高等教育?也有人提出高等教育不一定是专业性教育。高校要开设大量的普通教育课程(公共课程、通识课程),国外有的短期高校,如美国社区学院的初级部,就只开设普通教育课程,相当于大学本科的一、二年级公共课程;还有人认为现在正在提倡“淡化”专业,有的高校只按系、按院招生,不分专业培养人才,今后还可能本科阶段只上普通教育课程,把专业性教育推迟至研究生阶段。

我认为高等教育第一个特点仍存在,作为界定仍然是正确的。首先,中

专、中职等学校,只招收初中毕业生(“文革”后有一个短时期曾招收高考落第生或为获得城市户口和就业统配资格的农村高中生,只是当年畸形的特例)。初中教育不是完整的普通教育。按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国际教育标准分类》,初级中学属于基础教育的第二阶段(代码2),不能与高等教育阶段(代码5)衔接;只有高级中学(代码3),或高中后升学或就业的预备班(代码4),才能与高等教育阶段衔接。国外把高等教育称作“中学后教育”,不需要称为“高中后教育”,并不存在与中专、中职等混淆的问题。其次,高等学校开设的许多普通教育课程(公共课程、通识课程),是为了提高专门人才的基础知识、能力与素养,而且大多数是围绕有关专业设置的。如工、农、医等科类许多专业必修普通物理、普通化学、普通生物等等课程,哲学、经济学、管理学等科类许多专业必修普通数学,等等。高等教育是培养专门人才的教育,其“主修课程”“核心课程”,一般是专业课程的;按系、院招生、培养,只是拓宽专业口径并非废除专业;至于不分院系、不分专业,纯粹是中学课程基础上延伸的普通教育课程,在中国尚不存在,在国外也不多见,美国社区学院的初级部,只修一、二年级的普通教育课程,是为转入大学本科三、四年级做准备,并非完整的高等教育。至于本科阶段,只修普通教育课程,而将专业教育推迟至研究生阶段,只是一种超前的设想。因此,在可见的未来,高等教育的第一个特点作为概念的界定是成立的。

至于第二个特点,因为它不是高等教育的本质属性,即使有所改变,并不影响高等教育的界定。首先,成人高等教育,作为在职继续教育,从理论上说,不存在这个特点。但在中国现实中,成人高等学校的学生,绝大多数是没有进入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的青年。也就是说,这个特点在中国成人高等教育的现实是存在的。其次,国外高等学校入学一般没有年龄的限制,中国在第一届世界高等教育大会之后,也取消年龄限制。但不论国外或国内,本科以下的普通大学生,绝大多数仍是20岁左右的青年。例如,大学生毛入学的统计,国内外都是以18岁至22岁或23岁的青年为基数。可见,第二个特点不论国内外,现实上仍然存在。掌握这一特点,也就是根据这一年龄段的青年身心发展特征,对高等教育的教育和教学工作非常重要,高等

学校的智育、德育、体育以及管理、服务,都要根据大学生的身心发展特征来实施。^①

正是由于这些特点的存在,高等教育不同于普通教育,不能以研究中小学教育的“教育学”的理论来指导高等教育的实践。必须建立一门以高等教育为研究对象的新学科——高等教育学。

(二)若干基本概念辨析

一般说,基本概念在高等教育学专著或教材中,都有所表述。但书上所写的,往往只是作者研究的结论,至于如何得出这一结论,作者思考、辨析的过程,往往比书上所写的复杂得多。例如,在编写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出版后读者反馈的意见,自己的认识过程,等等。没有必要一一写在书上告诉一般读者。但在反思中,有必要把一些未写出来的,也就是“书背后”的研究过程进行再思考。

1. 本门学科的定名问题——“高等学校教育学”还是“高等教育学”?

1957年编写的《高等学校教育学讲义》沿用的是苏联的学科名称。那时,我国全面学习苏联,沿用苏联学科名称是很自然的事。但到1978年,我拟定《高等教育学大纲》作为编写第一部专著的提纲时,去掉“学校”两个字,扩大概念的外延,包括非学校机构所实施的高等教育。1980年,教育界开始编写《中国大百科全书·教育》(该书于1985年出版),其中有关高等教育的词条是我提出并撰写释文的。编辑部的同志把“高等教育学”词条又加上“学校”两个字,发回来让我重申一遍。我问他们为什么加上“学校”两个字,他们给出的理由是:第一,苏联称这一学科为“高等学校教育学”,其他国家也没有发现“高等教育学”这一学科名称;第二,当时对高等教育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普通高等学校”的教育问题,名称与内容相符;第三,用“高等教育学”一词,容易引起误解,认为“高等教育学”是高于一般教育学的高级教育理论,师范院校的教授们可能会因歧义而有意见,以为我们贬低了人家所研究的是初级的教育理论。

对此,我回了一封长信解释为什么要删去“学校”两个字。坚持用“高等

^① 潘懋元. 潘懋元文集:第六卷[M]. 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214.

教育学”这一学科名称,主要理由如下。第一,“高等教育学”的外延比“高等学校教育学”宽,同我当时所编写的《高等教育学大纲》(征求意见稿)的内容宽窄一致(当时第一部《高等教育学》专著尚未出版)。研究可以有重点,先研究高等学校的学历教育,并以本科教育为重点。但概念必须周延,留有余地,以后对非学校、非学历的高等教育研究也可以囊括在内。第二,苏联将高等教育理论作为一门课程,主要是用以培训大学教师,其内容仅限于学校教育两部分,即教学论和德育论。而我们建立这门新学科,是为了更好地开展对高等教育从宏观到微观,从学校教育到非学校教育的系统研究,不能仅限于学校教育与学历教育。第三,开始时,可能会引起一些人的误解,但时间长了,约定俗成,误解就会消除。师范院校所开设的教育学课程,研究的都是全日制中小学教育,并没有因此称为“中小学教育学”或“普通教育学”,教育学这个概念比中小学教育领域宽得多,并不存在误解问题,《中国大百科全书·教育》编辑部采纳我的意见,“高等教育学”这一学科名称就在权威性的辞书中定下来。尔后也就开始通行,并被国务院学术委员会作为“学科专业目录”的教育学二级学科予以确认,从而在建制上得到正名,成为中国特色的一门学科。

现在看来,坚持这一学科定名是正确的。正是这一较宽的外延,可以把非学校形式的高等教育,如远程高等教育、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多种多样非学校形式的培训班等,都纳进这一学科的研究范围。如果当时沿用“高等学校教育学”名称的话,那就会很被动。苏联就是如此,后来他们的高等学校教育学科一直无法有大的发展,而中国则很快形成了庞大的学科群。

2. 本门学科研究对象的名称问题——大学(教育)、高等教育、第三级教育、中学后教育

高等教育是建立在普通教育基础上的专业性教育。这个定义在国内已是共识,但在国际上并未通行。因而如何给高等教育下一个准确的定义,一直是国际上存在的一个问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成立后不久就开过多次会议,试图为高等教育下个定义,但各方意见还是很不一致。

1962年,在非洲召开的一次高等教育会议上,勉强给出了一个列举式的描述性定义,称“高等教育是由大学文理学院、理工学院、师范学院等机构实施的各种类型的教育”。很显然,这个定义并没有按属加种差的逻辑规则来界定高等教育,只是对高等教育外延的描述。而且这个列举式的描述性

的外延太窄了,没有包括非本科的高等教育,更没有包括非学历的高等教育。事实上,这个概念是按照美国高校的现行分类所做的描绘,强加给世界各国,其他各国很多不是这么分类的。显然,这不是高等教育的科学界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后来的文件里也没有采用这个定义,比如1975年该组织通过的“国际教育标准分类法”,就避开“高等教育”这个词,而用第三级教育来代替;在20世纪70年代,欧洲教育部长会议组织了一个调查,叫作“欧洲七国第三级教育的调查”,就指出:“传统的高等教育制度已不能适应社会发展需要,必须改变为范围较广的、多样化的第三级教育。”以“第三级教育”代替高等教育,是因为原来所做出的高等教育界定,已经不能代表现代高等教育多样化的实际状况,必须要采用外延更加广泛的新概念。^①因此说,用“第三级教育”代替“高等教育”是有一定道理的。不过,高等教育(higher education)这个概念在国际上还是通行。因此,199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27届教育会议又重新将高等教育定义为:“高等教育包括大学及国家核准为高等教育机构的其他高等学校实施的中学后层次各种类型的学习、培训或者研究型培训。”这个概念的外延已经比较周全了,但其内涵还不明确。虽已出现“实施中学后层次各种类型的学习……”的规定,并未充分体现高等教育这一概念的本质特点。直到2011年第36届大会修正通过的“国际教育标准分类法”才给出一个比较明确的定义:“高等教育建立在中等教育之上,在专业化的教育学科领域提供学习活动,它是高度复杂和高度专业化的学习:既包括通常所理解的学术教育,还包括高级职业或专业教育。”这一定义,指明了高等教育“中学后”和“专业性”两个区别于普通教育的基本特征,也符合中国早已达成共识的“高等教育是建立在普通教育基础上的专业性教育”的定义。^②

为什么高等教育的定义如此难以确定呢?根本原因在于,在高等教育发展的过程中,各级各类的中学后教育都挤进了高等教育行列,情况日益复杂。1997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修订国际教育标准分类的时候,觉得学前教育、小学、初中、高中教育等都比较简单,但高中以后的教育就很难说

① 欧洲七国第三级教育:中译本[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高等学校干部进修班印,1983:2.

② 顾明远.中国教育大百科全书:第一卷[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13:335.

清,既有现有学制系统塔尖的博士研究生教育,又有尚未进入高校之门的升学或就业预备班,尤其是一些既不高也不专的培训,也挤进高等教育行列,使得高等教育的内涵、外延很难确定。比如,现在令我们非常头痛的是,很多不同层次的职业培训班、网络课程、自学考试等,是不是都可归属于高等教育还很难说清。

由于高等教育的概念如此难以确定,所以我在《多学科观点的高等教育研究》的第一章“历史学的观点:高等教育是一个历史的概念——兼论高等教育理论与高等教育历史的关系”中,第一句话就写道:“教育是一个永恒的概念,高等教育是一个历史的概念。”^①教育是永恒的,自有人类,就有教育;而高等教育则是在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才出现,也可能将要消失。它的发展变化使得可能用别的概念来代替,如第三级教育或中学后教育;也可能作为一个更加宽泛的概念的一部分而存在。比如,高等教育是否融入终身教育体系中,作为终身教育的一个组成部分出现,这都还很难说清。

正如过去人们认为大学教育就是高等教育,现在大家都知道,二者不能等同。大学教育只是高等教育的组成部分。大学(university)这个概念,无论国内还是国外,传统意义都是指研究高深学问的、正规的、本科以上的学校。大学这个概念不会是指专科学校(20世纪80年代中国出现的专科层次的“职业大学”是一个不规范的特例),也不会是指非正规的高校。严格意义上的大学指的就是综合大学,也就是学术型的高等学校。它所研究的是基本理论,不是应用性的知识。新中国成立前的中国大学,必须有文学院与理学院就是这个意思。我们不能把许多应用型的、单科类的院校并在一起就称为综合大学,学科齐全不一定是综合大学,综合大学不是混合大学,而是基础理论学科的综合。当年蔡元培就很严格地奉行大学是研究高深学问场所的理念,认为应用型的学科不能在大学存在,所以他把北京大学的工科分了出去,并入北洋大学(今天的天津大学),他本来还想把法学院也分出去,由于反对意见很多,未能成功。现在我们大学名称的使用非常混乱,希望研究高等教育者在应用时要分清楚。但也有例外,不论本科学院或高等职业院校的老师与学生,都可以称为大学教师 and 大学生。这是约定俗成的,

① 潘懋元. 多学科观点的高等教育研究[M].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25.